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

Stendhal

[法]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 一八三〇年纪事

Stendhal

[法]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法]斯当达著;罗新璋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2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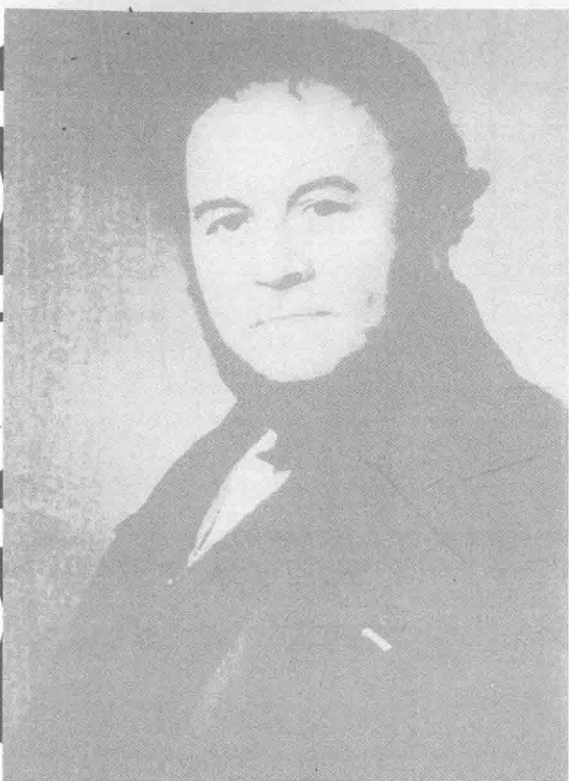
ISBN 7-5339-1714-6

I.红… II.①斯…②罗…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109471号

红 与 黑	
[法] 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	
责任编辑 王雯雯 刘微亮 装帧设计 张妙夫 应一丁 张坚华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40 1 / 16 字数: 412 千字 印张: 31.75 插页: 3
	印数: 0001-60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714-6/I·1506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斯当达(1783-1842)

描写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后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及内心斗争精当细致,《红与黑》区区400页所告诉我们的,不下于整部《人间喜剧》40巨帙。

——文学史家 朗松

因为年轻,所以读斯当达;

因为读斯当达,所以年轻。

——翻译家 施康强



罗新璋

一九三六年生于上海，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曾在外文局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自称才薄力微，勉译《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栗树下的晚餐》等；为商务印书馆编《翻译论集》；撰有《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释“译作”》等文。

罗新璋译书识语：名著须名译。名译者，名家所译也。对广大受众，本书译者愧非名家；只好读书，懒于动笔，《红与黑》为生平第一部长篇译著。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才勉强交卷，于译事悟得三“非”：一、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中文——纯粹之中文，而非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此所谨记而不敢忘者也。二、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文学语言，于言达时尤须注意语工。“译即易”，古人把“译”声训为“换易言语”的“易”，以言文学翻译，也可说，“译”者，“艺”也。译艺求化，只恨功夫不到家。三、艺贵精。但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耳。比起创作，翻译不难。难在不同言而妙，成其为名译也。

出版者前言

钱钟书在大学时代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书，说有两类，一类是“可读的”（Readable），一类是“耐读的”（Rereadable）。

这个“耐”字用得真好。

一件衣服久穿而不破，我们叫“耐穿”；一个零件久转而不损，我们叫“耐磨”；一个人屡被打扰而不恼，我们叫“耐烦”。那么，一本书读了多遍而不生厌，有什么比“耐读”更贴切的呢？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描述过“耐读”：我只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书多看几遍。“我反复地看，有时便闭上眼睛，嗅嗅书的香气。只要嗅到香气，碰到书，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经典名著就是让你读到甚至嗅到碰到都觉得非常幸福的书。

因为它是千百年大浪淘沙留下的杰作，有壮伟卓越的人文精神，历久鲜活的人生经验，读了它，你就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它美轮美奂的人物和语言，复杂精微的情节和结构，它使你年复一年有崭新的解读，燃烧着烤暖生命的永不熄灭的艺术之火。

它经得住不同时代和民族的“耐读”。

浙江文艺出版社二十年来，以“名著精译”为理念孜孜以求，幸得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界众多方家贤俊的鼎力相助，所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嘉许，许多译作跻身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译本之列。这些精心翻译、精心编校的名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以免去啃原文之劳，可以不受被误导之苦；对于专业读者和研究专家，我们敢说，若与原著摩挲对读，会心的享受之外，也许还有诸多启示。

愿我们的新版本成为你收藏馈赠、咀嚼品味的喜悦选择。

敬告读者

本书行将付梓之际，适值重大的七月事件^①弄得人心不大肯朝想象这一路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原稿当写于一八二七年^②。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巴黎民众起义，攻占王宫，查理十世退位，但胜利果实旋为大资产阶级窃去，引出以路易·菲利普为首的七月王朝。

② 据斯当达专家考证：起意写作《红与黑》，当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六日之夜；全书，至少是上卷，完稿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初。之所以说“写于一八二七年”，是表示与时政无涉，但小说副标题又作“一八三〇年纪事”，无异掩耳盗铃。

目录

上卷

第一章	小城	(3)
第二章	市长	(7)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10)
第四章	父与子	(16)
第五章	讨价还价	(20)
第六章	烦闷	(27)
第七章	缘分	(35)
第八章	小小的风波	(44)
第九章	乡村之夜	(51)
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58)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61)
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65)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71)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76)
第十五章	鸡叫	(80)
第十六章	下一天	(84)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89)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94)
第十九章	忧从衷来	(106)
第二十章	匿名信	(114)
第二十一章	与当家人的谈话	(119)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132)

目录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143)
第二十四章	省 会	(156)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63)
第二十六章	大千世界或富人所缺	(170)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180)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184)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191)
第三十章	野心家	(205)

下卷

第一章	乡村情趣	(223)
第二章	初见世面	(233)
第三章	第一步	(241)
第四章	拉穆尔府	(245)
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	(257)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260)
第七章	风湿痛	(266)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274)
第九章	舞会上	(284)
第十章	玛葛丽特皇后	(293)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301)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305)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311)

目录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320)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套	(326)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331)
第十七章	古 剑	(337)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342)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347)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356)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362)
第二十二章	争 论	(367)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375)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383)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贞操	(389)
第二十六章	精神恋爱	(395)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399)
第二十八章	《曼侬·列斯戈》	(403)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407)
第三十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411)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	(415)
第三十二章	老 虎	(420)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425)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430)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437)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442)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449)

目录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454)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460)
第四十章	静逸	(465)
第四十一章	审判	(469)
第四十二章		(475)
第四十三章		(481)
第四十四章		(486)
第四十五章		(493)

上卷

真

实,令人难堪的真实^①。

——丹东

^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斯当达专家翻遍丹东(1759—1794)著作,没有找到类似的句子。卷首题辞,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小说中屡次提到丹东,玛娣儿特小姐还把小说主人公于连比拟为丹东。又,书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词,除英文、意大利文外,法文的大多系斯当达假托,有时虽署上梅里美、缪塞等人名,但查无实据,无从加注,亦无需加注。

上

卷

第一章 小城^①

置万千生灵于一处，
把坏的拣出，
笼子里就不那么欢腾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物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

① 译按：《红与黑》曾是译者喜读的一部小说。此书已有赵瑞蕻（作家书屋，一九四七）、罗玉君（上海平明，一九五四）、郝运（上海译文，一九八六）、闻家骢（北京人文，一九八八）四家译本；影响数罗译本最大，前后印行逾一百五十万册。不才如我，从未想过要译此书，而竟译了此书，当别有际会耳！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刘微亮君初次来访，询及傅译版本，随后谈及译事，临末，即邀我为该社重译《红与黑》。这颇令我为难，当时手上正在译纪德。不料刘君一言九鼎，两天后即试签合同一份；不过我同时声明：她回杭州后，如社方不同意，合同尽可废止。不久，出版社寄来正式合同，势成骑虎，只得勉力为之。尝为小文，其中说道：初译，不管译得怎样，总是“词必己出”；复译，就没这么便宜。尤其前面已有三四个译本，翻译时，碰到有些字句，真是相避为难，暗合为忧。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古人云：“主善为师”，犹恐不及，谅不至责我罪我。此开篇第一段，除第一句外，多有借取罗译本字句之处，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近闻，与我同时或稍后，至少还有四家在译《红与黑》，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我想，数辈译者的努力，目的只是一个：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

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

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冷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倒藉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模样可怕、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月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嗨！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客只要在街口稍停，十之八九，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态，还夹杂某种偏狭与拘执。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干，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①。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客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见勃艮第山脉群山隐约,赏心悦目。旅人如果对竞逐蝇头微利的恶浊空气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宅邸;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他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②,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维璃叶的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业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迤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里,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那雄居杜河岸边的锯木厂吧,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① 译按:“特”乃法文de字的音译;de系法语介词,表示起源、由来、所属,用在贵族姓氏,表示拥有某采邑或地产。傅雷先生可能受吴语影响,所译《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作品,译de为“特”;其余各家,为更接近原文发音,往往译作“德”。傅雷译本影响较大,本书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权从“特”。敝意,贵族之为贵族,不以其“德”称,而因其享有“特”权。故译作“特”,自有一定道理。

②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暗示保王党得势。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无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则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才得到的。

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才换得索雷尔老头这一顷地。这个地段,虽然更有利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呼)的松板买卖,但他门槛精,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

这桩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有一次,那是四年后的一个礼拜天,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望着他直发笑。这一笑,在市长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此后,他不免常想,那次换地,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作成的。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维璃叶,如想赢得众人敬重,最要紧的是,造围墙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不慎,用了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个“没头脑”的名声;这在聪明稳健的人眼里,就体面扫地了。而在弗朗什-孔泰,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令人生厌。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就会觉得不堪忍受,原因就该到这个恶劣词儿里去找。专横的舆论——这算什么舆论?——无论在法兰西的小城,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其愚顽都是一样的。